



校閱者姓名
小館書局
總二五八六號
部五
冊三
號二
部一

8 9 7 6 5 4 3 2 1 2 3 4 5 6 7 8 9 5 6 7 6 5 4 3 2 1

論語古注集箋卷七

子路第十三

釋文凡
三十章

吳潘維城學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

釋文勞之孔如

鄭力報反

箋

勞之陳饗

也

郊勞之勞者卽孟子放

鄭曲禮請益則起注益謂受說

動曰勞之來之意也

箋不

欲師更明說之下引此章文

勤曰勞之卽孟子放

鄭曲禮請益則起注益謂受說

本今箋請益則起注益謂受說

作無箋不

欲師更明說之下引此章文

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

集解注王曰言爲政當先任有司而後責其事

赦小過舉賢才

箋赦小過說

也周禮司刺壹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旄三赦曰憲愚

注憲愚生而癡騃童昏者鄭司農云幼弱老旄若今

子路

時律令年未滿八十歲以上非手穀人他皆不坐之類是也舉賢才漢書平帝紀詔才作材後漢書章帝紀詔曰昔仲弓季氏之家臣子游武城之小宰孔子猶誨曰賢才問呂得人明政無大小呂得人爲本

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

諸其舍

文焉知於虔反

如字置也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注包曰問往將何所先行也集解史記孔子世家云是時衛君輒父不得立在外諸侯數以爲讓而孔子弟子多仕於衛衛君欲得孔子爲政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云云論語後錄曰此在哀公六年出公立四年子曰必也正名乎注馬曰正百事之名也集解鄭曰正名謂正書字也古者曰名今世曰字禮記曰百名矣子曰必也正名乎

以上則書之於策孔子見時教不行故欲正其文字之誤皇疏卷經義雜記曰春秋繁露實性云孔子曰名物必各因其眞其義也眞其情也乃以爲名名實石則後其五退飛則先其六此皆其眞也聖人於言無所苟而已矣又韓詩外傳五說魯君假馬于季孫云孔子正假馬之名而君臣之義定矣論語曰必也正名乎詩曰君子無易由言名正也此馬說所本周禮外史掌達書名于四方注古曰名今曰字使四方知書之文字得能讀之又儀禮聘禮記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注名書文也今謂之字又許氏說文解字敘云今敘篆文合以古籀博采通人至兼載厥誼不昭爰明以諭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觀此鄭說所本潛研堂答問曰禮記祭法云黃帝正名

百物而倉頡制文字卽於其時名卽文也物卽事也文不正則言不順而事不成馬鄭本無二義故唐前說論語者皆因之春秋之世方競戰爭而孔子正名爲先故子路以爲迂也拜經文集曰孔子書必從保氏所掌古文爲正病時不行故衛君待子爲政而子以是爲先也子路以非急務不必盡正故子斥以爲野又云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卽史闕文之意說文解字敘亦引此二句是許君同以爲正則書字又云名不正則言不順言者句也文字不正則句皆不順顛倒是非故事不成而禮樂刑罰皆失其弊至於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言之必可行於書無所苟正名乃爲政之本與刪詩書定禮樂類正名一垂教萬世不可以空言視之也隋經籍志學云云釋文敘云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謂書字小禮樂同是隋以前俱鄭學要之子路高弟豈以名分爲不當孔子世家以此章列衛輒父不得成立之下當是孔氏古文之誤鄭君不敢也維城案左傳仲尼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則卽以爲成二年傳仲尼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則卽以爲

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注包曰迂猶遠也言孔子之言疏遠於事也解鄭曰子狂也遠也鄭本作子云云

箋注說文云避也次於迴連之下迴連皆訓遠迂與違義相近故包以爲猶遠也鄭本作子者禮記文王世子于其身鄭注于讀爲迂蓋迂于古通丁授經鳳鄭注輯本云于訓往見毛詩傳及鄭箋迂無往訓故改字爲于音義舊作狂近校本作枉皆誤論語後錄云子之往也者猶言衛君待子子亦子曰野哉由往焉而已矣奚其正史記作何其正

不知當闕而勿據今由不知正名之義而謂之迂遠

也集解蓋闕如也過庭錄曰荀子大略篇言之信者

儒林傳疑者工蓋不言蘇林曰工蓋不言不知之意

如淳曰齊俗以不知爲工按工古音同區工蓋卽區

蓋孺謨齋區闕聲之轉論語之蓋闕卽苟子之區

爲未見闕疑之意故曰蓋闕如也與踧踏如也同辭

讀闕如連文者非與包義異段氏說文解字敘注曰

蓋闕憂韻字凡論語言如或單字李如謾如是或重

字申申如天天如是或憂韻雙聲字踧踏如鞠窮如

蓋闕如是蓋舊音如割下亦引漢書荀子爲說云正

區闕三字雙聲區闕二字不中則有淫刑濫罰也集解釋

上樂以移風二者不行則有淫刑濫罰也文不中丁

則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注包曰禮以安

上樂以移風二者不行則有淫刑濫罰也集解釋

上樂以移風二者不行則有淫刑濫罰也文不中丁

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注王曰所

名之事必可得而明言也所言之事必可得而遵行

也集解釋文所錯至錯一作措說文解字後漢張

也七故反本又作措至奮傳引措並作厝論語後錄

曰皆古文也攷工記則必如將匪措其匪色注故書

措作厝漢書朝錯晉灼音錯爲厝置之厝厝置字卽

言也史記作爲之必可名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不如老

圃

注馬曰樹五穀曰稼樹菜蔬曰圃

集解○釋文學音嫁爲圃布

古反又穀說文云禾之秀實爲稼周禮司稼注種

文無蔬字經典詩傳云禁園說文種菜曰圃

文無蔬字或作蔬穀用疏或作蔬

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

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

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

焉用稼注包曰禮義與信足以成德何用學稼以教

民乎負者以器曰襁也

集解○釋文上好呼報反下同夫如是音符繩居文反又

作襍同博物志云織縷爲之廣長二尺以約小兒於背

陸本作繩說文繩負兒衣从衣強聲繩猶類也从糸強聲類絲節也段注古繩繩字从糸不从衣絲節粗長謂之繩引申爲繩繩呂覽明理篇道多繩繩高注繩小兒被也繩繩上繩也又直諫篇繩繩注繩禮格繩卽繩格卽繩繩繩則繩繩亦一字况博物志云云是繩本以粗繩

絡未及其繩凡繩韌者謂之繩吳氏遺著亦據說文繩義異謂古多繩繩連文說文繩小兒衣也重繩

文說文繩本以粗繩交結如網故訓粗類猶粗也類多結如絲節也繩當爲繩之或字說文分屬兩部未是論語後錄則謂繩繩當非也應作襍李奇曰襍絡毛亨謂之襍韓嬰謂之襍四書考異云史記三王世家成王在強葆之中又借作強他如漢封禪書業隆于繩繩曹全碑百姓繩負大槩从糸爲繩者多皇疏云以竹爲之或云以布爲之今蠻夷猶以布杷裹兒負之背也札樸曰雲南

養婦以布裹兒背之或居或行兒不離背無妨操勝於懷抱未見用竹者四書贊言曰古凡習稼者皆稱小人尙書無逸篇三言小人孟子曰竝耕者小人之事比從來稱名如是故子曰用稼非不善然而已爲小人矣因以君民相感三大端教之蓋好禮義信則用大學稼則用小也古學字卽教字爲教而學圃亦名學周禮大宰九職一曰三農生九穀二曰治民之事論語發微曰此商治道也稼圃者井田法一夫百畝所以爲稼五畝之宅所以爲圃樊遲欲以井田之法行於天下後世學者當深究其理農家者流卽出於此孟子所謂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建井田學校三大端春秋時侯國斥大而封建壞多以兵車之會而井田什一之法不行樊遲議修井田維封建思見先王之籍亦深圖治之心不知封建因乎時井田因乎地隔閼之故聖人已知貫乎古今通乎遐邇不可易者其學校乎故學校興雖不井田不行

封建而一世治學校廢雖行封建行井田而世愈亂下無學則上無禮也化民成俗必由學三王四代惟其師好禮好義好信皆學之所從出也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之_{釋文使於}子曰誦說文云諷也不能專對多亦奚以爲之_{釋文云諷也不能專對}所吏反爲之_{釋文云諷也不能專對}傳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漢書藝文志引作顓對雖多亦奚以爲經傳釋詞云言雖多亦何用也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_{令說文云發號}子曰魯周公之封衛康叔之

_{也从人从口徐鍇曰號令者集而爲之曰制也}
_{離令不從後漢書第五倫傳引作雖令不行}

封也周公康叔旣爲兄弟康叔睦於周公其國之政

亦如兄弟也

集解

史記以此爲出公哀公發羣經

爲太守歌之曰政如魯衛

德化鈞周公康叔猶二君

師古引論語言周公康叔親則兄弟治國之政又相

似隸釋桂陽太守周憬功勳銘乃宣魯衛之政敷

南之澤漢經師所授宜可據論語偶記亦曰夫子嘗

言魯一變至於道而五至衛國則有三年有成之

若一轍齊大陸子方曰何以見魯衛之士竝見二國君子

之政俗末世猶賢於他國更證之漢書人歌立與

王曰政如魯衛德化鈞云云正用魯論漢世之解

此論語述何則云魯之君子臣不正衛之父子不正

本皆失故

發此歎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注王曰荆與蘧瑗史鮒並爲君

子也

集解○釋文蘧其居反等衛公子荆錢塘金文

瑗于眷反史鮒音秋等濟蛾子錄曰春秋未

魯亦有公子荆哀公庶子也左哀二十五年傳公子

荆之母嬖公立爲夫人而以荆爲大子國人始惡之

其人蓋無足取論語記孔子稱公子

荆語特加衛字嫌與魯同故別之

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釋文荀卿合說文云

荀卿合口也完

全也古文

子適衛由有僕

論語後錄曰此適衛在哀公元年四

孔子參乘於是醜之去衛過曹是歲魯定公卒孔子

去曹適宋遂至陳居陳三歲去陳過蒲遂適衛靈公

聞孔子來郊迎問曰蒲可伐乎對曰可靈公曰云

然不伐蒲靈公老怠於政不能用孔子孔子喟然歎

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三年有成孔子行此孔子

三至衛時孔子年譜哀公元年孔子五十九歲在陳子路

去適衛與論語後錄合當是考異據史記去衛過曹
在魯定公卒之歲又三歲而適衛則在哀之三年靈
公已卒於二年夏安得有郊迎之事史記誤也冉有
僕風俗通義十反卷論衛問孔篇引並作冉子春秋
繁露仁義法篇孔子謂冉子治民子曰庶矣哉冉有
者先富之而後加教亦稱冉子

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
教之箋荀子大略篇不富無以養民情不教無以理
時所以富之也立大學設庠序修六禮明十教所以
教之也詩曰飲之食之教之誨之王事具矣鹽鐵論
授時章引語曰既富矣又何加焉子曰教之以德齊之
以禮又說苑建本篇子貢問政孔子曰富之既富乃
教之也則夫子又嘗以答子貢

問政非獨與冉有商治衛庶也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釋文期

史記儒林傳仲尼年七十餘君無所遇曰苟有用我
者朞月而已矣漢書公孫宏傳臣聞周公旦治天下
期月而變三年而化漢書食貨志民三年耕則餘一
年之畜衣食足而知榮辱廉讓生而爭訟息故曰三
載考績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
成此功也期或作朞史記世家引朞月而已無可
也字云孔子去衛時語與儒林傳不同者一總其生
平記其時地也論語後錄曰三十有二月也期者
復其時也言自建子至建亥盡

依字宜作祺此期會字借當之

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注王曰勝殘

者勝殘暴之人使不爲惡也去殺者不用刑殺也解集

○釋文勝殘音升注同善人爲邦百年史記孝文帝紀贊漢
殺矣史記引無矣字刑法志引無亦字矣字殘說文
云賊也孟子梁惠王篇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

殘城字對文則異散文則通也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注

鄭曰周曾大王季文

王武王賢聖相承四世詩皇正義周道至美武王伐紂

至成王乃致太平由承殷紂敝化之後故也禮記繩衣正義

○釋文王者于三十年可以勝殘去殺矣言聖王承衰撥亂而起被民以德教變而化之必世然後仁道成焉至於善人不入於室然猶百年勝殘去殺矣此爲國者之程式也班氏蓋約此兩章之文爲說也史記孝文帝紀贊論衡宣漢篇引前後竝作然後疑漢時本有作然後者又漢書食貨志云民三年耕則餘一年之畜三載考績三考黜陟餘三年食進業日登再登日平餘六年食三登曰泰平二十七年餘九年食然後以德流洽禮樂成故曰如有王者必世而成成

此道也世說文云三十年爲一世从冉而曳長之冉三十升也韓經室集曰此章論化民成俗使天下不仁者盡改而爲仁非三十年之久不可所謂先難而後獲也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

何

冉子退朝注鄭曰朝於季氏之私朝

詩緇衣正義

周生曰謂

罷朝於魯君也集解○釋文朝直遙反周陳鱣曰仕季氏故造於其私朝退而忽晏子遂詰之曰其事也其卽指季氏必無私事而議於公朝者周生烈以爲罷朝於魯君誤矣論語偶記曰左哀十一年傳季孫使冉子從於朝俟于黨氏之講可見家臣從大夫之公朝僅得俟于朝中之地無朝魯君之事其朝於大夫之私朝則左襄三十年鄭伯有嗜酒朝至未已

魯語公父文伯之母如季氏康子在其朝與之言。應康子辭於朝而入注云辭其家臣是其證也。弗胡培翬大夫二朝考曰魯語公父文伯之母謂季康子曰自卿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又曰夫外朝子將業君之官職焉內朝子將庇季氏之政。焉韋昭注外朝君之公朝內朝家朝也陳氏禮書以韋注爲非蓋疑外朝如韋說則仍是君之朝而非私朝今以考工記證之而知韋說不可易也。記曰外有諸曹治事處賈疏云九卿之九室在門外正朝之左九室九卿朝焉鄭注外路門之表也九室如今朝堂在公朝而實爲私朝考工記九卿朝焉玉藻曰朝右爲之據此則韋氏所謂君之外朝非謂路門外每地日視朝之所乃謂正朝之兩旁諸臣治事之處其地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朝既畢君退聽政于路寢諸臣聽事於治朝兩旁之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蓋古者君臣每日朝於治室俟諸臣聽事畢退歸然後君適小寢故敬姜云外朝子將業君之官職焉若以韋氏所云外朝爲卽指

君之正朝則每日視朝一揖而退安所謂業君之官職者近人又以二朝皆在大夫家內尤非據玉藻云將適公所居外寢下云乃出揖私朝是大夫家內有一朝然則大夫所謂二朝其一在家內玉藻所云者是過庭錄曰詩縕衣正義引舜典闢四門注云卿士之職使爲己出政教於天下言四門者因卿士私朝在國門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是矣冉子退自國門之朝其以爲季氏朝則同也論語後錄亦引左傳國遷朝朝至未已魯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武子曰何暮也與夫子問冉子意同

廣言云晚也晉語范文子莫退于朝子曰其事也

注馬曰政者有所改更匡正也

集解○釋文晏小爾雅

馬曰事者凡所行常事也

集解○禮記檀弓正義引解文語注君之教令爲政

臣之教令爲事過庭錄曰魏書高閔傳高祖問論語何者爲政何者爲事閔對曰臣聞政者君上之所施行政合於法度經國治民之屬皆謂之政臣下奉教承旨作而行之謂之事如有政雖不吾

疑衍戾字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

是其幾也注王曰以其大要一言不能正興國也幾

近也有近一言可興國也

集解幾易履卦月幾望虞翻注近也子夏傳作

近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如知爲君之難也不

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注鄭曰人偶同位人偶之辭詩

風正義○釋文不易以政反

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子無樂乎爲君唯其言不

可以莫予違也

釋文而喪息浪笑韓非子外儲說晉平反無樂音洛

喟然歎曰莫樂爲人君惟其言而莫之違論語後錄謂當夫子時時君有此言故取以對定公歎申鑒雜

事篇曰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則幾於喪國焉晉書潘尼傳唯其言而莫之違斯孔子所謂其庶幾乎一言而喪國者邦竝作國

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

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釋文葉公舒涉反本篇今作葉者說音悅

葉四書釋地引括地志云楚嘗爭霸中國連山累石以爲固號曰方城一謂之長城蓋春秋時楚第一重石地也故以沈諸梁鎮撫焉論語後錄曰夫子自蔡遷郢葉在哀公六年漢書地理志南陽郡葉縣楚葉公邑皇覽曰縣西北有葉公冢近者說遠者來韓非子篇葉公子高問政于仲尼仲尼曰政在悅近而來遠墨子耕柱篇葉公子高問政于仲尼曰善爲政者遠者近之而舊者新之史記世家引作孔子曰政在來遠附近書大傳載子貢問夫子答葉公何與答魯哀公齊景公不同子曰荆之地廣而都狹民有離志焉

故曰在于附近而來遠惟漢書武帝紀元朔六年詔謂孔子答定公以陳遠論語後錄以爲所見異本殊與來同而據史記崔實政論孔子答葉公以來遠謂近者說之遠者來之非謂近者說服遠者來歸是也論語述何曰春秋大一統必自近者始此其義也

子夏爲莒父宰問政注

鄭曰舊說曰莒父魯下邑也解集

C釋文莒居呂_一莒父春秋定公十四年城莒父及反父音甫注同_二晉杜注公叛晉助范氏故懼而城二邑也不言所在四書釋地亦第就荀寅士吉射據朝歌朝歌在魯正西謂莒父屬魯西鄙約略言之未明指所在惟山東通志謂莒國卽今沂州府莒父境一云卽魯之莒父邑今州治西南有子夏祠論語後錄取之春秋大事表曰莒係以父魯人語音如梁父亢父單父其必然歟

子曰無欲速

釋文無欲音

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本作無今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注鄭曰直人名弓

釋文公語

魚據反直躬鄭本作弓云云而盜已攘集解○釋文攘羊如羊反直躬其父竊羊而謁之吏令尹曰殺之以爲直于君而屈于父執而罪之呂氏春秋當務篇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執而將誅直躬者請代將誅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荆王乃不誅孔子曰異哉直躬之爲信也一父而載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也不亦

若無信又莊子盜跖篇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患也淮南子氾論訓直躬其父攘羊而子證之高誘注直躬楚葉縣人也陳鰐曰躬蓋名其人必素以直稱者故稱直躬雖同作躬而皆以爲人名故鄭據之讀書之錄謂高誘盧植門人植與鄭同師馬融故誘亦謂

信而勸葉公曰周仁之謂信率義之謂勸吾聞勝也好復言而求死士殆有私乎復言非信也期死非勸也觀葉公之論白公勝則於直躬必以爲不直不信不孝之人矣攘鄭費晉注因其失亡曰攘高誘淮南子注凡六畜自來而取之曰攘皆與周生義近周禮司刑疏引作鄭注證說文云告也孔子曰

矣釋文父爲父爲父爲子隱子爲父隱論語後錄曰檀干僞反弓曰事親有隱而無犯漢書宣帝詔曰父子之誠實結于心仁厚之至也豈耐違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孫罪殊死皆上請廷尉以聞宣帝

之詔與夫子此言合可謂忠厚之至矣韓詩外傳四子爲親義不得正君誅不義仁不得受雖違仁害義法在其中矣語意與此相似皇疏幾諫章韓詩外傳八新序節士篇引此二語竝倒置

子曰居處不執事敬與人忠雖夷狄不以棄也

集解曰恭外曰敬論語後錄曰若夫子之告葉公不以楚而外之所謂與人忠也故類記之

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已有耻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

釋文使於所吏反稱弟亦作悌同大計
鄉黨稱弟焉釋文反○宗族爾雅釋親以自高祖至雲孫

廟及親同姓爲宗族自虎通義宗族篇云宗者何謂也宗者尊也爲先祖生者宗人之所尊也禮曰宗人

也宗者尊也爲分祀三者宗人之主所司也將有事族人皆侍古者所以必有宗何也所以長和睦也大宗能率小宗小宗能率羣弟通其有無所以紀理族人者也族者奏也聚也謂恩愛相扶助也至元孫一家有皆百家聚之合

流湊也。上湊高祖。至元孫一家。有司百家聚之。故爲親生相親愛死。相哀痛。有會聚之道。故謂之族鄉黨。見雍也。篇學而篇云入。則孝出。則弟孝在門內。故稱在宗族弟兼。」

外故稱在鄉黨曰直指曰正言曰少不善曰

論語梓梓然小人哉孫氏音義梓字或作恆然論語

音鏗維城案說文無梓字鏗說文云恨也當非此義

此當與憲問篇鄙哉硜硜乎同義硜硜爲磬聲蓋形容其言行之信果如石之堅耳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注鄭曰噫心

不平之聲也筲竹器容斗二升者也算數也集解釋文噫於其反斗筲所交反算悉箋說文無筲字說文箋聲亂反本或作筭數色主反箋說文無筲字說文箋聲秦謂箋曰箋猶陳留謂飯帚曰箋从竹搘聲一日飯器容五升一曰宋魏謂箸篇爲箋論語埃及質謂二字未知孰是今从竹肖文未全也過庭錄曰儀禮旣夕筲三黍稷麥注筲畚種類也其容益與簋同量說文按穀受斗二升康成以筲與簋同實故亦同量說文無筲字有箋箋字竝可通筲云容五升許鄭解筲量多少不同按論語言斗筲之人則筲量宜更小於斗五升爲是旣夕用筲禮亦數不必定容斗二升矣

何足算也漢書公孫賀傳贊鹽鐵論大論引算作選論語後錄謂詩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朱穆繩交論引

選作算是選與算同過庭錄疑

作選者爲魯論語其或然歟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注包曰中行行能

得其中者也言不得中行則欲得狂狷者也集解○

音箋中行孟子盡心篇作中道趙注中正之大道也

絅必也狂狷乎風俗通義第三卷孔子疾時貪昧退思

狂狷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注包曰狂者進取

於善道狷者守節無爲欲得此二人者以時多進退

取其恆一者也注鄭曰狂者進取仰法古制不顧時

俗是進取一槩之義詩載馳箋狂者進取說文叔進

作設今作敢則所謂狂者偏於果敢之人也狷者有

所不爲說文無狷字孟子盡心篇作狷說文狷从大

震聲震卽獨行震震之震詩唐風杕杜篇傳震震無所依也其首章曰獨行踽踽傳踽踽無所親也孟子行何爲踽踽涼涼趙注有威儀如無所施之貌也皆形容獨行之貌故从震作震爲正孟子以不屑不絜者當之不屑不絜自有所不爲矣則所謂狷者偏於耿介之人也又論語先進篇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過者過乎中行也不及者不及乎中行也過乎中卽狂者不及中行卽狷者皆中行之次故夫子因不得中行而思之也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注鄭曰言

巫醫不能治無恆之人也

集解○釋文筮禮記緇衣醫於其反篇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爲卜筮古之遺言與孔疏南人殷掌小之人論語後錄謂或作卜筮或作巫醫字異義通鄭未得解陳鱣云鄭訓巫醫不能治者猶左氏傳所謂疾不可爲也巫善禱醫善療皆能合

人之疾無恆之人二者所不能治也巫說文云祝有祝出之術移精變氣以治病疎春官大小祝男女巫皆傳其術祝祈福祥則曰求永貞貞也巫大歲則曰造巫恆恆常也言正而有常精來不貳敬也恭明神然後神降之嘉生祈福則福來卻病則病去故孔子思見有恆者無恆之人巫醫弗爲善夫注包信矣惠棟謂巫醫乃小筮之謠詳下文曰善南人之言也善夫音符

此易恆卦九三爻辭易釋文或承鄭本作咸承筮衣正義引鄭易注云爻得正互體爲乾乾有剛之德體在巽巽爲進退不恆其德之象又互體兌爻象欲據初隔二與五爲兌欲悅之隔四意无所足故不涉其德與上相應欲往承之爲陰所乘故或承之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注鄭曰易所以占吉凶也無咎

之人易所不占也

集解

論語駢枝曰吉者卜筮之立三人旅占吉凶臧否不

據繇辭有繇辭吉而占曰不吉者穆姜之筮元亨貞南蒯之筮黃裳元吉是也有繇辭不吉而占曰

云云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況于人乎詩云我龜既厭不我告猶兌命曰爵無及惡德民立正事純而祭祀是爲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易不恆其德或承之羞恆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亦可爲卜筮謂卦兆不能見其情定其吉凶也論語疾概述其師惠棟說論語偶記竝以此爲不占之意惠棟因以巫醫爲卜筮之譌義尤一貫論語偶記又云屈子卜改行易轍詹尹曰龜筮誠不能知此事得斯旨也論語後錄云占讀漢律占祖程之占占祖謂數其實定其詞也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左昭二十年傳齊侯至自田晏

子侍于遄臺子猶驅而造焉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爲和後漢書劉梁和同論曰得由和與失由同起故以可濟否謂之和好惡不殊謂之同是以君子之行和而不同論語後錄曰鄭語曰和實生物同則不繼此和同之辨歟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惡之注鄭曰鄉人皆好或者行與眾異或孤特矣不若鄉人之善行

者善之惡行者惡之與善人同復與惡人異道理勝人皆惡或者行與眾異或孤特矣不若鄉人之善行

於前故知是實善公羊莊十七年傳疏按疏曰云云
又好呼報反惡之說備於鄭注知約鄭義也○釋
烏路反下同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
里春秋書鄭詹之惡之論語述何云言行必本於鄉
伎不以微者略也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
人也器之釋文易事以政反下同難說音悅下同
禮記曲禮曰禮不媚也君子說之不以其道則不說也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說文泰滑也段
如故引伸爲縱泰如論語泰而不驕是也雜城案以
泰字本義訓滑引伸詰此泰字屬諸君子恐未允當
以泰驕明君子

謂驕泰字相似不同猶周比和同之比連文則同
故禮記大學以驕泰爲忠信之反對文則異故此文
以泰驕明君子

小人之分也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注王曰剛無欲也毅果敢也木質
樸也訥遲鈍也有此四者近於仁也
集解○釋文剛
奴忽反質樸普卜箋論語補疏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刑法志云仁者制亂而弱者縱之然則剛屈非不仁
而柔弱者仁之賊也此果敢所以近仁也木訥論語
後錄曰漢書周昌傳周昌木強人也卽此意君子欲
訥於言訥訥然如不出諸口訥从言內有訥言之義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
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注馬曰切切

偲偲相切責之貌怡怡和順之貌也

集解 假音絲本又作

以之反 懿怡怡切切

釋文 正義

鄭曰切切勸競貌怡怡謙順貌

詩常棣箋

友以義切切然正義兄弟熙熙然朋友切切節節然朋友論語云朋友切切愬愬兄弟怡怡注云切切勘競貌云云此熙熙當彼怡怡節節當彼愬愬也定本熙熙篇兄弟愬愬朋友切切論語後錄曰祭義漆漆者容也此切切當讀同漆漆讀如朋友切切自反猶言自修整也此切切當讀同漆漆鄭云切切勸競貌維城案說

愬愬強力也競強語也則鄭注所謂勸競貌當兼

說文勸勉也勉強也勸勉

節節者相切磋勉勵之貌說文勸勉也

說文勸勉也

皆从力亦具有強力義熙熙皆怡怡之異文

說文無愬字熙熙左襄二十九年傳廣哉

愬愬引並作兄弟怡怡如也

兵也言以攻戰

集解

卽詩傳云就也

戎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注馬曰言用不習民使之

攻戰必破敗是謂棄之也

集解

穀梁僖二十三年傳

其師白虎通辟雍篇云明無不教民戰則是棄魯成公作邱甲哀公用田賦搜狩治兵大閱之事皆失其正春秋書而譏之以存王道於是師旅亟動百皆是謂棄之周禮大宗伯大田之禮簡眾也注古者因其習兵閱其車徒之數賈疏書傳云戰者男子之事

因文以蒐狩以閱之閱之者串之大司馬田法引論語此比年簡徒謂之蒐三年簡車謂之大閱六年大簡車徒謂之大蒐存不忘安不忘危疏云何氏之意與鄭別賈疏益合何鄭而一之過庭錄曰何以教爲習戰事故舉蒐狩之期且證上章教民七年也疏云與鄭別知鄭不同其文不具鄭意蓋以教民使知禮義與信而後可以一戰如左傳所說者與棄論語後錄謂讀如鄭棄其師之棄是也

憲問第十四

釋文凡二
四章

皇疏問孔子進仕之道也

此或其一家之別傳故但存其說不遽易其文邪繼城案秦伯篇云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則邦無道而穀固爲可恥至於邦有道當以貧賤爲恥穀又何所恥者竊謂夫子言恥當主邦無道穀說蓋以憲爲宰辭祿卽邦有道亦恐有不食其祿者故詔以邦有道穀而惟當邦無道乃爲可恥耳否則以秦伯篇文例推之則邦有道穀亦宜有恥也字何獨於邦無道穀言恥乎史記引此章文憲作子思邦作國又下引子思曰克伐怨欲云云合下文爲一章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注馬曰克好勝人也伐自伐其功也怨忌小怨也欲貪欲也

集解○釋文行之好勝呼報反子

下孟反又如字

論語補疏曰董子論

仁曰其事易此孔子之惜也我欲仁斯仁至矣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皆以仁爲易也故易傳云易則易知簡則易從呂覽察微云子貢贖人於諸侯來而讓不取其金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以往魯人不贖人矣取其金則無損於行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魯人必拯溺者矣讓不取金不伐不欲也而贖人之路遂窒孟子稱公劉好貨大王好色與百姓同之使有積倉廩而無怨曠此卽孔子已立人己達達人之義必屏妃妾減服食而於百姓之飢寒仳離漠不關心則堅瓠也故克伐怨欲不行苦心潔身之士孔子所不取不如因己之欲推以知人之欲卽因己之不欲推以人之欲人之不欲絜矩取譬事不難而仁已至矣絕己之傳注引此章文章首有原憲之問於孔子曰字可以爲仁矣作可以爲仁乎子曰作孔子曰安士宜志君子之志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

而苟懷居焉
尚得爲士哉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注包曰危厲也邦有道可以厲

言行也

集解下孟反注及下同○釋文危行後漢第五

危說文云在高而懼

也从厃自厃止之

邦無道危行言

孫

釋文言注

鄭曰據時高言高行者皆見危故以爲諭也

後漢第五倫傳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南宮适

釋文宮適古活箋反本又作括

史記弟子傳

問於孔子曰

注箋

膝行言孫孟子弔

論語卷第十一

卷第十一

憲問

七

善射堯盪舟

釋文羿音詣

堯盪舟

羿善射說文羽

羿

善射說文羽

羿風亦古諸侯也。一曰射師弓部。浪反。郊特牲曰：「滌蕩其聲。」注：「羿云帝嚳射官。」虞書曰：「若丹朱。」堯讀若傲論語曰：「堯湯舟盪作湯者。」解故作湯。不作盪。蕩為湯是其證。左僖三年傳：「齊侯乘舟于圓蕩。」公則盪舟當作蕩舟。湯乃通借字。論語後錄曰：「古之稱羿者有三。」稱羿者有二。帝嚳射師一羿也。堯時十日並出，射九日而落之一羿也。有窮國君一羿也。說文解字有羿。又有堯。堯下引此文許君說古文論語：「引作堯。」是古論作堯於羿下。又云古諸侯一曰射師。射師卽堯。是許君亦未定從作羿者。其爲今文論語家數通堯之子丹朱。堯也。寒浞之子一堯也。古者堯與家管子曰：「若敖之在堯。」此皆堯之子堯也。古者堯與敖通亦與澆通。書曰：「無若丹朱。」做同水行舟。明涇于行舟爲夏后少康所殺。考之經典，少康所殺之堯有行舟爲夏后少康所殺。因羿室生澆及瘞舟。傳之爲合論語。埃及質謂羿篡夏自立爲寒浞。許君云少康滅之者左襄四年傳。浞因羿室生澆及瘞舟。又云少康滅之者左襄四年傳。浞因羿室生澆及瘞舟。傳之爲合論語。埃及質謂羿篡夏自立爲寒浞。許君云少康滅之者左襄四年傳。浞因羿室生澆及瘞舟。有窮本夷。羿之國少康滅有窮故云少康滅之也。今經典相承作羿而堯字廢矣。堯之盪舟紀年偽書不足據。左襄四年及哀元年傳伐斟鄩。鄩者澆也。及天問舟信矣。困學紀聞又據說文參堯卽是澆。蕩舟卽是覆舟之說。不知孔注乃後人偽託非出安國。況康成書不謂丹朱見洪水時人乘舟今水已治櫓居舟中。領書行舟之語疑倣卽丹朱蓋泥孔注陸地行舟之說。朱亦未聞不得其死何得以是當适所言之堯。維城

之子春秋傳作澆。竹書紀年帝相二十七年澆伐斟鄩。太戰于灘。覆其舟。滅之。楚辭天問所謂覆舟斟鄩。何道威之者是也。亦作澆。孔安國注此謂堯能陸地行舟爲夏后少康所殺。考之經典，少康所殺之堯有行舟爲夏后少康所殺。因羿室生澆及瘞舟。傳之爲合論語。埃及質謂羿篡夏自立爲寒浞。許君云少康滅之者左襄四年傳。浞因羿室生澆及瘞舟。又云少康滅之者左襄四年傳。浞因羿室生澆及瘞舟。傳之爲合論語。埃及質謂羿篡夏自立爲寒浞。許君云少康滅之者左襄四年傳。浞因羿室生澆及瘞舟。有窮本夷。羿之國少康滅有窮故云少康滅之也。今經典相承作羿而堯字廢矣。堯之盪舟紀年偽書不足據。左襄四年及哀元年傳伐斟鄩。鄩者澆也。及天問舟信矣。困學紀聞又據說文參堯卽是澆。蕩舟卽是覆舟之說。不知孔注乃後人偽託非出安國。況康成書不謂丹朱見洪水時人乘舟今水已治櫓居舟中。領書行舟之語疑倣卽丹朱蓋泥孔注陸地行舟之說。朱亦未聞不得其死何得以是當适所言之堯。維城

案堯漢時本有作澆者楚辭天問王逸注澆古多力者也論曰澆盪舟則偽孔以堯爲撓實本叔師但謂

陸地行舟則

經傳無徵耳

俱不得其死然

之

潛夫論五德

志引然作也

禹稷躬

耕者庶也

釋文畱古答字說文無畱字吳氏遺著謂文

答古止作合釋詁合對也左傳宣二年既合而來

奔謂云

尚存古文餘皆借用答矣說文合合口

也合訓合口益謂口與口相應答也

禹盡力於溝洫稷播

盡力津忍反

禹受舜禪稷

禹受舜禪稷

禹受舜禪稷

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注馬曰禹盡力於溝洫稷播

馬曰

禹盡力於

溝洫

稷播

盡力津忍反

禹受舜禪稷

禹受舜禪稷

禹受舜禪稷

禹受舜禪稷

禹受舜禪稷

禹受舜禪稷

禹受舜禪稷

禹受舜禪稷

意欲以禹稷比孔子孔子謙故不答也

集解

○釋文

禹盡力津忍反

禹受舜禪稷

禹受舜禪稷

禹受舜禪稷

禹受舜禪稷

禹受舜禪稷

禹受舜禪稷

溝洫況域反世

禹稷躬稼而有

天下禹

受舜禪稷

禹受舜禪稷

皆主于況反

禹稷躬稼而有

天下禹

受舜禪稷

禹受舜禪稷

夫子稱泰伯三以天下讓山其後日言之也荅說文

云小未也

非對

荅之義爾

稚釋言曰

俞畱然也

郭云

禹受舜禪稷

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子傳作上

釋文

禹受舜禪稷

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子傳作上

釋文

禹受舜禪稷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子傳作上

釋文

禹受舜禪稷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子傳作上

釋文

禹受舜禪稷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子傳作上

釋文

禹受舜禪稷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子傳作上

釋文

禹受舜禪稷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子傳作上

釋文

禹受舜禪稷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子傳作上

釋文

禹受舜禪稷

禹受舜禪稷

禹受舜禪稷

禹受舜禪稷

禹受舜禪稷

禹受舜禪稷

禹受舜禪稷

禹受舜禪稷

禹受舜禪稷

以有諫君之義何盡忠納誠也論語曰愛之云云物無吳志步隲傳孫權太子登與騰書曰夫賢人君子所以興隆大化佐理時務者也受性闇蔽不達道教雖實驅之欲盡性於明德歸分於君子至於遠近士人先後之宜猶或緬焉未之能詳傳曰愛之云云斯其義也豈非所望於君子哉是勞有勸勉之義也皇疏引李充說以勢爲勞心失之

子曰爲命禪諱草創之

釋文禪諱上婢之反下時針反創夷字創制爲命周禮大祝二曰命注鄭司農云

之字當作剏剏爲命論語所謂爲命禪諱羣經音辨鄭作卑婢支切漢書古今人表作卑湛師古曰卑音婢諱風俗通義姓氏卷卑氏鄭大失卑諱之後左傳禪諱始見襄二十九年釋文本作湛云本亦作諱又禪寵始見襄二十八年人表列禪寵於卑湛之後論語竢質謂禪諱寵當是一人諱當从火作燧其言从水竢形近而誤亦可假借也詩印烘于煁傳

燧炷寵也說文解字曰燧炷也炷行寵也名寵故字燧也宋翔鳳四書纂言謂左傳於襄三十一年再見禪諱以後但有禪寵與子產相終始而禪諱不更見考其論議正是一人也維城案班氏爲人表時列國諸臣當有世本可據而以諱與寵爲兩人恐諱非卽寵矣況傳云禪諱能謀不言其知天道而寵於襄二十八年始見卽言歲棄其次而昭十七八年傳再請瓘笄玉瓊禳火子產斥以焉知天道非若諱必資謀可否者其爲兩人無疑也卑氏任姓黃帝後見潛夫論志氏姓篇草當讀如屬草藁未定之草創釋文叔造法叔業也

里子產潤色之注

馬曰世叔鄭大夫游吉也討治也

禪諱旣造謀世叔復治而論之詳而審之也行人掌使之官也子羽公孫揮也子產居東里因以爲號也

論語卷第七

名

集解○釋文復治扶

又反掌○釋文復治扶

使所吏反孫

世叔卽太

叔古世太

揮許歸反更此古
衡反故鮮善反鄭曰討論整理書序正義
字多通用故太子稱世子太室稱世室也討論說文
云討治也論議也修飾說文云修飾也節取也段注
發其糾紛而治之曰討學記古之學者比物醜類醜
或作討凡言討論探討皆謂理其不齊者而齊之也
論从命會意命部命理也凡言語循其理得其宜謂
之論是則鄭言整理正可足成焉義非有異解也巾
拭字拂拭之則發其光采故引伸爲文飾修飾也者
不合本義引伸義而兼舉之不去其塵垢不可謂之修
加以縗采不可謂之修修之从彥者酒取之也藻繪縗采
繪之也維城案此文修飾下更言潤色則修飾止謂
酒取塵垢下文潤色乃言施藻繪縗采也夫如是而
爲命始畢焉夫子所以善之也東里釋地三續
謂列禦寇稱東里多才其被子產之流風乎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

荀子大略篇子謂子產惠人

功不力義力知不力仁野

也不如管仲管仲之爲人力

人也不可以爲天子大夫

問子西曰彼哉彼哉注馬

子西也

集解邢疏鄭子西公孫夏也楚子西公子申

西也或人因夫子言鄭之多賢故以子產子西爲問

以二人同聽鄭政者也其說是也彼哉彼哉論語稽

求篇曰埠蒼曰彼者邪也彼字省作彼字而廣韻集解

韻紙韻遂各收彼字且各引論語彼哉彼哉爲證傳

弑季氏不得見公歎處父之甲職而曰彼哉彼哉則

彼本如字陽虎時未有魯論此必古成語而夫子引以作答者

曰猶詩言所謂伊人也

集解○邢本無論語補疏鄭曰皇本有論語補疏

云表記仁者人也注引公羊傳執未有言舍之者此
其言舍之何人也今公羊傳何注作仁之也人卽仁
沒齒無怨則仲之仁可知故子路子貢疑其非仁而
信之特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

駢邑文釋

鄭曰伯氏齊

大夫禮記雜駢邑三百家齊下大夫之制坊記正義文說
作奪云手持佳失之也段注引仲爲凡失去物之
稱伯氏皇疏云名偃未知何出阮元積古鐘鼎彝器
款識曰伯爵彝乾隆辛亥夏出于臨朐柳山寨土中
考柳山寨有古城基卽春秋之駢邑論語云尊伯氏
駢邑三百此器出當其地氏亦爲伯或卽伯氏之器
歟山左金石志謂之父癸彝云伯氏或卽伯雞父癸

駢邑與之後齊之世族猶魯三家稱季氏孟氏也

駢邑漢地理志齊郡臨朐縣應劭曰臨朐山有伯氏
駢邑水經巨洋水注亦云臨朐縣故城古伯氏駢邑
是也論語後錄曰駢本作邢紀地爲齊襄公所遷者
三百雜記正義云鄭注易訟卦小國之下大夫采地
方一成其定稅三百家故三百戶也其實大國下大夫采
夫亦三百戶故論語云奪伯氏駢邑三百注伯氏齊
大夫是齊爲大國下大夫亦三百家也四書釋地曰
荀子仲尼篇齊桓公主管仲爲仲父與之書社三百
而富人莫之敢距也孔子世家索隱曰古者二十五
百家爲里里各立社書社者書其社之人名於籍楚以
七百里書社之人封孔子也則書社三百乃七千五百
百家秋槎雜記又據秦策賜之二社之地注邑皆有
社二社二邑是在都則二十五家一社在野則四井
三十二家一社或以駢邑爲三百社義亦通然經言
邑不言社庸愈於三百家之說乎論語偶記亦主鄭言
設卦注說云吳語寡人其達王於甬句東夫婦三百
有夫有婦然後爲家亦食邑三百家之證也管仲所

受之邑自不止此奪諸伯氏者乃此數耳經學卮言云奪如八枋之奪蓋伯氏有罪管仲削其邑非奪以自益之謂也論語補疏亦據八枋注謂臣有大罪沒入家財者蓋伯氏富此罪也諸葛孔明廢廖立爲民徙梓潼郡十二年平聞亮卒發病死習鑒齒曰昔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而無怨言聖人以爲難亮之使廖立垂泣李平致死豈徒無怨言已哉習氏引以例諸葛今轉可引以例管仲那疏未詳也惟習云聖人以爲難則連下貧而無怨難爲一章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注王曰貧者善怨富者善驕二者之中貧者尤難使不怨也

集解本無依考異據一本補入

○釋文怨難乃旦

○釋文易以跂反

子曰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

○釋文公綽

昌略反本又作卓滕薛左傳孟公綽惠棟曰綽當作卓上徒登反下息列反左傳左傳作卓見徐邈本又唐扶頌云朝有公卓知古文卓讀爲綽也四書考異曰左傳哀九年齊侯使公孟綽辭師于吳公孟綽齊臣與孟公綽別而其釋文亦云綽本又作卓趙魏晉六卿之二也老左傳所謂室老也滕漢書地理志沛郡公邱縣故滕國今兗州府滕縣續漢書郡國志魯國薛縣注地道記曰夏車正奚仲所封一統志薛縣故城在兗州府滕縣南四十四里後漢書韋彪傳孟懿公綽優於趙魏老注論語孔子言也袁宏後漢紀連及不可爲滕薛大夫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注馬曰魯大夫臧孫紇也集解○釋文之知左襄二十三年傳仲尼曰音智孫紇恨發反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知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恕也是武仲之知夫子固嘗稱之矣公綽之不欲

注馬曰魯大夫孟公綽也集下莊子之勇注鄭曰秦文釋解○釋文下莊子皮彥反鄭云云秦

大夫周生曰卞邑大夫也

解下莊子之勇注鄭曰秦集解○釋文下莊子皮彥反鄭云云秦

陳軫對秦王曰王不聞夫管與之說乎有兩虎爭人而鬪管莊子將刺之管與止之史記陳軫傳管作卞故鄭以爲秦大夫論語後錄曰卞卽季武子所取者鄭注非也荀子賦論曰齊人欲伐魯忌卞莊子不敬過卞是莊子實魯人陳縕又據韓詩外傳十六魯興漢班固傳崔駰傳皆作卞嚴注以爲魯人卞邑今山東兗州府泗水縣界東是魯地非秦地且臧武仲八綽冉求皆魯人當如周生烈注下字亦作弁漢書東方朔傳弁嚴子卽卞莊子也羣經補義經學卮言寶齋札記並據左襄十六年傳齊侯圍鄆孟孺子速微之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爲之名謂卽孟莊子述經學卮言又據左傳齊歸孟穆伯之喪卞人以告爲孟氏私邑之徵維城案孟氏食卞傳究無明文論語

子張篇曾子述夫子稱孟莊子之孝不冉求之藝文云卞莊子則卞莊子非孟莊子明甚

之以禮樂之謂謚法經天緯地曰文文之者猶言經緯之也經以禮緯以樂

然見利思義注馬曰義然後取不苟得也集解曰經曲禮曰臨財毋苟得注爲傷廉也見危授命者曲禮

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爲成人矣見危授命者曲禮集解曰臨難毋苟免注爲傷義也久要不忘平生之言文選鸚鵡賦李注引久要上有君子二字阮籍詠懷詩顏注要作約論語後錄曰拔左傳作發古字通公明賈孟子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平羹禮記檀弓注公叔文子獻公之孫名拔或作發論語後錄曰拔左傳作發古字通公明賈孟子

有公明儀公明高當是姓公明名賈讀書叢錄曰
古讀如羊卽禮記雜記之公羊賈是則公明高卽公
羊高然不聞有公羊儀也存之姑備一說夫子

不言不笑不取乎論衡知實篇引乎作有諸

云笑從竹從天竹爲樂音君子樂然後笑似讀樂統

爲岳音其然豈其然乎論衡儒增篇知實篇引其言

豈其然乎其然乎羣經義證曰重言無爲抑揚

之作樂

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

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

然豈其然乎注馬曰美其得道嫌其不能悉然也解集

○釋文不厭於盤反下同樂然育洛篇引後皆作后儒增篇引其言
其笑其取下皆有也字樂然後笑九經字樣引字統
注云笑從竹從天竹爲樂音君子樂然後笑似讀樂統
為岳音其然豈其然乎論衡儒增篇知實篇引並
豈其然乎其然乎羣經義證曰重言無爲抑揚

貢譽

馬氏本異韓詩外傳景公使子

亦曰善豈其然善豈其然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釋文以防房反左襄二十三年傳臧武仲奔邾自
不要一遙反邾如防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
不足也非敢私謁苟守先祀無廢三勳敢不避邑
立臧爲臧紇致防而奔齊此以防求爲後於魯之事
也春秋大事表列國地名考異曰魯有三防隱九年
之防此東防也本魯地在今沂州府之費縣世爲臧
氏食邑襄二十三年臧紇自邾如防卽此隱十年敗
宋師于莒辛巳取防此西防也爲魯取宋地在今兗
州府之金鄉縣欲別於臧氏之防故謂之西防僖十
四年季姬及鄆子遇於防此魯國之防山也在曲阜十
縣東二十里孔子父母合葬于防卽此論語釋故論
語後錄但言三防亦以防爲東防是也雖曰不要君
則利祿也人雖曰不要吾弗信也注違猶去也臣以竟
道去君至於三而不遂去是貪祿必以其強與君要
也是則以道去君猶且不可久戀況武仲得罪出奔

據邑以
請也哉

子曰晉文公謗而不正注

鄭曰謗者詐也謂召於天子

而使諸侯朝之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是謗而不正也

集解○釋文謗而古穴反詐也朝之直遙

反狩本亦作箋謗方言云梁益謂謬欺天下曰謗穀守手又反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傳曰諱會天王也范甯注實會天王而文不言天王若諸侯自其盟然是諱之也所謂謗而不正言盟踐土而不言狩河陽不若鄭據夫子之論義尤正大也齊

桓公正而不謗注馬曰伐楚以公義責包茅之貢不

入問昭王南征不還是正而不謗也

集解梁僖四年春王正月

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傳曰侵淺事也侵蔡蔡潰以桓公爲所侵也不據其地不分其民明正也陳鱣曰穀梁疏云論齊公正而不謗指謂伐楚是責正事大故馬鄭主之不據此則鄭同馬也困學紀聞曰李韶世紀云桓公會邇三川盟不加王人文公會畿內盟子虎矣桓公會不得鄭不納子華懼其獎臣抑君文公則爲元咺桓侯矣此夫子所以有正謗之辨經義述聞曰說文譎權詐也訓詐爲惡德訓權則亦可爲美德毛詩序謂諂諛歌依違不直諫正義曰謗者權詐之名鹽鐵論論序曰主文而諂諛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鄭注謗序力耕篇昔管仲以權謗伯而范氏以强大春秋繁縝論謂諸侯在不可以然之域者謂之大德大德小德出人可也權謗也是權謗也正經諸侯在可以然之域者謂之小德小德無踰閑者謂正經諸侯在可以然之域者謂之小德行權而不能守經齊桓能守經而不能行權各有一道長亦各有所短也鹽鐵論論儒篇今雖極然守一道而引尾生之意卽晉文之謗諸侯以尊周室不足道也

管仲蒙耻辱以存亡不足稱也遵道篇晉文公謫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謫所由不同俱歸於霸漢書鄒陽傳魯哀姜薨于夷孔子曰齊桓公法而不謫以爲過也顏注曰法而不謫者言守法而行不能用權以免其親也法與正同義法而不謫古人以爲齊桓之過則守正爲齊桓之所長權謫爲齊桓之所短較然甚明然則晉文公謫而不正亦是嘉其謫而惜其不可知矣論語發微曰漢書鄒陽傳齊桓公法而不謫古文作金班所引爲魯論今作正蓋古論本作金後人罕見金字遂改爲正案兩正字皆當作金同法法者聖人之經法也謫者聖人之權衡也善用謫則爲權不善用謫則爲詐故許君以權許兩義解謫此謫字當以權爲義僖二十八年盟于踐士後書公朝于王所公羊傳曰曷不言公如京師天子在是也天子在是曷爲不言天子在是不與致天子也何休注曰時晉文公年老恐霸功不成故上白天子曰諸侯不可卒致願王居踐土下謂諸侯曰天子在是不可不朝迫使正君臣明王法雖非正起時可與故書

朝因正其義是冬又書會溫天王狩于河陽皆晉文用權道以正君臣明王法而實非禮之正故曰謫而不法鄒陽言魯哀姜云云師古注謂不能用權以免其親蓋齊桓公知正不知權親親之義先闕及身受禍五公子爭立其後嗣不復振晉文知權而不正故數世雄長中國亦終不合於王道惟聖人斷之以義而人事浹王道備成春秋也論語述何曰謫讀主文謫諫之謫二伯無所優劣也春秋書晉文則謫爲之諱本惡故曰謫而不正書予詳之矣經史問答曰聖齊桓之篡則從正例公羊人去春秋時近所見聞必詳不僅如今日區區三傳也若但以三傳則齊桓極有可貶不當以聖人之言遂謂高於晉文此論世者所不可不知也王子顏之亂衛人助逆王室大擾桓公已圖霸前後一二十二年讓鄭厲公討賊納王坐視而不之問又八年天子特賜桓公命請以伐衛桓公乃不得已以兵伐之衛人敢於抗師而桓公不校竟受賂而還曾是一匡天下之方伯而出此以視晉文之甫經得國卽討大叔豈

不有光於齊十倍。鄭始親魯之功自落故嘗謂齊桓攘楚之功自純門書則束牲浸浸乎賢方伯矣。聖人許之或自其亡國首止定救非急有以攘之不可故多方設機械以創之以爲楚侮勢之葉載定申若使多享遐齡其從容糾合示大信於諸侯亦其志也。若晉之會謝賜胙則守禮讀兵車皆其最大節日至於正謫之閒則不過然正見霸本色要者至於請隧召王固是兩大過然九合不以爲楚侮勢之葉載定此維城案晉文之功在討賊齊桓之功在長年其志也。若齊公修觀狀之怨侵晉于葵丘之會也。曹人疾其公幾盟會無不以爲楚侮勢之葉載定謂其公卽位在魯僖公八年春秋經于洮于葵丘詩毛公執曹執伯界宋人取至于疏侵於以者必未謫也。曹執伯卽位在淮齊桓公作方伯其公幾盟會無不以爲楚侮勢之葉載定

濟西田終其公之世不得濟於盟會者晉爲之也。傳曹伯之豎侯孺曰齊桓公爲會而封異姓今君爲左會而滅同姓是明謂晉文不如齊桓矣否則其公爲當時晉文正在位詩何以傷無伯乎又衛風木瓜序云左傳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之敗出處于漕齊桓公救之欲厚報之而作美之者二詩可爲夫子兩言之證。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

釋文公子糾居之左莊八年傳齊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糾入鮑叔師來奔九年子糾于管仲請之管仲讐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之是其事也。子糾自莒先入鮑叔受之及堂阜殺曰年子糾于管仲曰吾治於高傒使之歸而可以告曰管仲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

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鄭曰莊

十三年會柯十四年會鄆十五年又會鄆十六年會

幽二十七年又會幽僖元年會檉二年會貫五年會

首戴七年會甯母

皇疏○釋文史記云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轂梁傳云衣裳之會

范甯注十三年會北杏又會柯十四年會鄆十

五年又會鄆六年會幽二十七年又會幽僖元年會檉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五年會首戴七年會

甯母凡十一會鄭不取北杏及陽穀爲九也

云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雖與九合數同而與不以兵車悖不可爲據惟穀梁傳曰衣裳之會十有一未嘗有歃血之盟也信厚也兵車之會四未嘗有大戰也愛民也范注云衣裳之會莊十三年會北杏十

四年會鄆云莊十三年會北杏十一年會鄆

三年會北杏三年會鄆數舊執鉢饋鱗鰐杯藏兵車之

會僖八年會洮十三年會鹹十五年會牡邱十六年會淮又穀梁傳曰貫之盟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若伐而不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遂與之盟楚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閔之貫與陽穀皆有江人黃人可知此二會非管仲意不得爲管仲之力除此二會則衣裳之會九正合九台之數然范甯數衣裳自莊十三年會北杏始北杏會諸侯經皆稱范仲人傳以爲桓非受命之伯諸侯將以事授之故疑之曰可矣乎是此時桓未成伯也其年冬公會齊侯盟于柯曹叔劫齊侯公羊傳曰桓公之信著於天下自人傳以爲桓非受命之伯諸侯將以事授之故疑之曰可矣乎是此時桓未成伯也其年冬公會齊侯盟于柯之盟始其明年會鄆後年又會鄆皆謀推齊爲伯得眾也桓會不致安之也桓盟不日信之也信其信仁其仁故鄭釋廢疾云自柯之明年葵邱以前去貫信亦衣裳之會穀梁誤其說爲是蓋齊桓之合諸侯以後皆以葵邱爲限葵邱以前皆衣裳用管仲也葵邱以後皆以

詩詞古注集卷三

卷一

侯令曰修道路偕度量一稱數數澤以時禁發之五會諸侯令曰修春秋冬夏之常祭食天壞山川之故祀必以時六會諸侯令曰以爾壞生物共元官諸四輔將以禮上帝七會諸侯令曰官處四體而無禮者四流之焉秀命八會諸侯令曰立四義而無議者尚之於元官聽于三公九會諸侯令曰以爾封內之財物國之所有爲幣九會大命焉出常至亦一通也論語發微曰管子小匡云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晏子春秋問下云先君桓公從車三百乘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案管晏二子與論語同時言諸侯至多而已九合對舉九者數之究一者數之總必陳其數一匡不必指其事其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亦約略言之故與史記互異論語言九合諸侯不以兵車者卽穀梁所謂未嘗有大戰也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讐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著于天下自何之盟始焉皆管仲之力也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惟能假仁故亦仁其仁孔子言如其假仁也

讀書脞錄曰管仲才優於德輔翼桓公尊周攘狄其功元不可沒夫子所云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亦第袞以深許之也自孔安國誤解蝶解飼餽後之學者遂疑聖人立論之偏與器小章抑揚懸絕而欲置此二章於齊論之內以爲齊人祇知有管仲云爾不知齊論所多者問王知道二篇非此二十篇中亦有魯論所無而爲齊論所增者且齊論亦必是孔門之舊豈容齊人刪潤點竄於其間乎如其仁如其仁經傳釋詞云如猶乃也言管仲不用民力而天下安乃其仁也管仲之力也說苑善說篇曰子路問於孔子曰管仲何如人也子曰大人也子路曰昔者管仲欲立公子糾而不能是無能也桎梏而居檻車無慚色是無愧也事所射之君是不貞也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是無仁也夫子何以大之子曰管仲欲立公子糾而不能非無能也不遇時也桎梏而居檻車無慚色非無愧也自裁也事所射之君非不貞也知公權也召忽死之管仲不死非無仁也召忽者人臣之

材也不死則爲三軍之虜也死則名聞天下夫何爲不死哉管子者天子之佐諸侯之相死之則不免爲溝中之瘠不死則功復用於天下夫何爲死之哉由汝不知也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

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

匡天下

注鄭曰天子哀

諸侯興故曰霸霸者把也言把持王者之政教故其

字作伯或作霸也

正義

馬曰匡正也天子微弱桓公率

諸侯以尊周室一正天下也

集解○釋文者與音斐

霸諸侯白虎通號篇霸者伯也行方伯之職會諸侯朝天子不失人臣之義故聖人與之非明王之法不張霸猶迫也把也迫督諸侯把持其政下引此文一匡天下漢書郊祀志注謂定襄王爲夫子之位一說

謂陽穀之會會諸侯云無障穀無貯粟民到于今受無以妾爲妻天下皆從故云一匡者也民到于今受

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

注馬曰微無也無管

仲則君不君臣不臣皆爲夷狄矣

集解○釋文被髮

反一音箠被髮左衽漢書匈奴傳

皮寄反左衽而審

而鳩反箠贊夷狄之人被髮左衽

壹若匹夫匹婦之

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注經經死於溝瀆

之中也管仲召忽之於公子糾君臣之義未正成故

死之未足深嘉不死未足多非死事既難亦在於過

厚故仲尼但言管仲之功亦不言召忽不當死也

集解文云信也溝瀆左莊九年傳殺子糾於生竇

箠

說文云信也

溝瀆左莊九年傳殺子糾於生竇

史記齊世家作笙瀆賈逵曰魯地句瀆也索隱曰

箠

<

鄒誕生本作莘瀆莘笙聲相近論語作溝瀆論語後錄讀書叢錄論語俟質並謂句瀆卽溝瀆論語發微曰桓十二年公會齊人燕人盟于穀邱左傳作盟于句瀆之邱水經濟水注濮水又東與句瀆合瀆首受濮水枝渠於句陽縣東南逕句陽縣故城南春秋之穀邱左傳以爲句瀆之邱矣縣處其陽故縣氏焉接句陽故城在今曹州府治北二十里卽穀邱也在春秋爲曹地哀九年宋滅曹爲宋地其境與魯相錯亦得有魯地又左傳哀六年齊囚主豹于句瀆之邱或其時曹將亡齊亦侵其地而有之不然齊何能囚人于曹地也蓋齊魯曹宋壤地相接各得有一隅復以聲轉而異其字也穀穎嬾或觀韶愍跛嗣吳氏遺著亦據桓十二年經傳謂溝瀆二字合聲爲穀復引襄十九年執公子牙于句瀆之邱二十九年執公子買于句瀆之邱哀六年囚主豹于句瀆之邱謂句瀆乃齊用刑之地名猶衛之有因諸也句溝古今字據云召忽伏節死難人臣之美義也仲尼比爲匹夫篇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與文子同升諸公

匹婦之爲諒矣又後漢書應劭傳劭議曰召忽親死子糾之難而孔子曰經於溝瀆人莫之知是漢儒皆以此節指召忽言論語發微謂子罕篇云匹夫不可奪志則匹夫者所謂獨行之上惜一己之節不顧天下者也非以匹夫爲賤而非之四書考異亦云召忽之死殺身以成仁也仲雖不死而有一匡六合之功則亦得如召忽之仁前章再言如其仁其者實指之辭所指正召忽也後章但論管仲之可以無死不復論及召忽之死應劭徐幹均以經溝讀者爲夫子貶召忽固哉其讀書矣

倫語七

卷之三

卷之四

之曰可以爲文矣

論語後錄曰周書論法文有等稱經緯天地道德博厚學勤

好問慈惠愛民愍民惠禮錫民爵位竝無修制交社稷不辱等例檀弓公叔文子卒其子成請謚於君曰夫子聽衛國之政修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靈公之論不本典制故夫子舉同升伏事以合之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孔子

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

是奚其喪

釋文子曰衛靈公之無道一本作子言鄭

又如字仲叔圉魚子言衛靈公無道論語述何謂呂反祝鮀徒何反奚夫子嘗事衛靈當爲之諱不諱者所以發康子之間也仲叔圉治賓客云云述何謂舉三臣以勵康子也三臣不足稱道其事靈公猶愈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爲之也難注馬曰怍慙也內有其

實則言之不慚積其實者爲之難也

集解○釋文其

反慚箋大戴禮立事篇君子出言以鄂鄂盧辯注鄂

也鄂辨厲也論語曰其言之不作其後爲之難

與馬本不同讀書叢錄曰作當通作慴字荀子儒效

篇無所疑急揚倞注急與怍同說文亦云怍慚也則爲之也難後漢書皇甫

規傳論引則下有其字

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恆弑其

君請討之注馬曰成子齊大夫陳恆也將告君故先

齊齊必沐浴也

集解○釋文弑簡本亦作殺同音試下同而朝直遙反先齊齊必沐浴側

皆反亦鑒左哀十四年傳齊陳恆弑其君王于舒州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恆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眾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

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論語稽求篇曰魯史記當時在朝問對與魯論所載相爲表裏第魯爲齊弱一段論語無之者朝堂諦算私記所略也之三子告一段魯史無之者退有後言史臣未聞也其兩相得體如此禮記王制正義魯無弓矢之賜陳恆弑君孔子請討之者春秋之時見鄰國篡逆亦鑒論語偶記云左傳云蓋季孫不得專征伐鑒音符下同

公曰告夫三子

釋文告夫鑒論語偶記云左傳云

季子告季孫孔子辭與此不同鑒謂當以此文爲正蓋季氏雖爲家卿專魯兵柄實三子分主哀公十一年

齊國書伐我冉有謂季孫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境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及叔孫閱戰冉有不對然

後恥不成丈夫退而蒐乘可見斯時師旅之命季孫不能獨專此正是請討陳恆前三年事故知告夫

孔子曰以吾

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

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注馬

曰孔子由君命之三子告不可故復以此辭語之而

止也

集解○釋文之三子告本或作二三子告非也語之魚據反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禮記檀弓事君有

事君之正然但知無隱而不知勿欺猶

未盡事君之道也故夫子以此告子路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

釋文爲己于僞反

北堂書鈔

八十三太平御覽六百七引新序云齊王問於墨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何如對曰古之學人顏氏家訓勉學篇云古之學者爲己以補不足也今之學者爲人但能說之也荀子篇入乎耳者著乎心爲已也入乎耳者出乎口爲人也入耳出口故徒能言之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

釋文蘧伯玉居反

蘧伯玉禮記檀弓注云衛大夫高誘呂氏春秋召類篇注伯玉衛大夫蘧莊子無咎之子瑗諡曰成子淮南子作璩伯玉論語稽求篇伯玉於春秋襄十四年葬孫林父甯殖將逐君問於蘧伯玉伯玉不對而出

則此時已爲大夫且爲逆臣所敬憚其在強仕之年可知乃後此而夫子始生又六十餘年當定公十四年夫子去魯之後再三適衛始主伯玉家則伯玉已百年餘矣蔡邕釋誨云蘧瑗保生此長生之證使人於孔子當在哀十一年孔子自衛反魯後曰夫子何爲論衡問孔使者出子曰使過而未能也

篇引爲下有乎字

陳曰再言使乎善之也言使得其人也

集解

○釋文使者所使乎使乎使乎漢書袁文志曰言其當史反下及注同之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辭此其所長也論衡問孔篇曰孔子曰使乎使乎非之也說論語者曰非之者非其代人謙也又引韓子曰言約則弟子辨孔子之言使乎何其約也四書考異曰論衡以非之者二句爲說論語之辭則上非之也二字似爲其正文所有疑不能明也段玉裁經韻樓集謂猶孝乎惟孝包注以爲美大孝之辭使乎使三字當逗

下一字爲永歎之語助謂好使中之好使也其以爲美使者之辭與此注善之義同惟不以爲再言而必別讀使乎使三字一逗則經傳幾見有一逗之下單存乎字者乎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君子思不出其位易艮卦象辭也虞翻注君子謂三也震爲出坎爲隱伏爲思故曰思不出位論語後錄曰艮三互震故云震爲出又互坎故云坎爲隱伏爲思思不出位卽立不易方之說歎論語隋求篇曰此與上文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爲一章北齊魏長賢爲法曹參軍轉著作郎以參議時政斥爲上黨屯留令論者皆以思不出位爲長賢責爲其出位謀事故也已見泰伯曾子之言則彼文未有蓋記彼文者未之聞爾此則兼聞曾子之言正相印合遂并記之也四書考異曰易象辭君子下有以字詩采菽箋思不在其位正義云引論語不云引易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釋文其行下孟反或如字禮記雜記云有其言

而無其行君子恥之又表記君子恥有其辭而無其德有其德而無其行潛夫論交際篇君子疾夫言之過其行者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

不懼

釋文知者音智不惑音或箋孟子危

子貢方人

鄭曰謂言人之過惡釋文方人如字方

鄭本作謗者論語後錄曰方與旁通因之亦與謗通

謗字从旁也方通旁者書方鳩或作旁述是陳贊亦云古文謗作方蓋謗从旁旁又从方聲近故通用孔云比方人則子謂子貢與回孰愈是亦方人矣鄭故

從魯不從古讀書脞錄曰庶人謗正義云謗謂言其過失使在上聞之而自改亦是諫之類也昭四年傳鄭人謗子產國語厲王虐國人謗王皆是言其實事謂之爲謗但傳聞之事有實有虛或有妄謗人者今世遂以謗爲誣類是俗易意異也魏子曰賜也賢乎

志胡質傳引此文上有孔子曰字子曰賜也賢乎過失使在上聞之而自改亦是諫之類也昭四年傳鄭人謗子產國語厲王虐國人謗王皆是言其實事謂之爲謗但傳聞之事有實有虛或有妄謗人者今世遂以謗爲誣類是俗易意異也魏子曰賜也賢乎

子曰賜也賢乎

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患其不能也注王曰徒患己之無能也

集解管子小稱篇身不善之患毋

解憂患人莫已知語意與此相似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釋文不患於力反

子曰微生畊姓畊名也

集解○釋文正何或作兵何鄭今作正何是本今作正何爲是

微生畊漢書人表作尾生晦微尾古通說文晦重文文作畊云晦或从十久是晦正字畊或字栖栖說文無栖字其屬字下云鳥在巢上象形日在西方而鳥棲故因以爲東西之西棲西或从木妻是西爲棲

之本字集韻棲重文作栖鳥棲或从西通作西是爲西之俗字左哀十年傳孔子以孔文子將攻大叔叔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豈能擇鳥是夫子會以鳥棲自喻矣微生畊言栖栖猶詩采采芣苢傳曰采采非一辭也蓋言夫子厯聘諸邦皇皇無定耳漢時本作棲棲楚辭九辯獨遑遑而無所集王逸注孔子棲

樓而困厄也班固答賓戲樓樓遑遑

後漢書蘇竟曰仲尼樓樓皆其證

孔子曰疾固也

注包曰疾世固陋欲行道以化人也

子罕篇云子毋

篤故疾固也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注鄭曰德者謂調良之德

也

集解○

釋文驥音

驥

說

文云千里馬

也

孫陽所相者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

注少報怨以德說苑權謀篇孔子

日聖人報怨以德

賈誼書施行得理謂之德

反德爲

怨札

樸曰德本作惠

說文云惠外得于人內得于己

也

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

以怨報德則刑戮之民也

又曰

子曰

以德報德

子曰以德

報德

子曰以德

報怨則

寬身之仁也

以怨報德則

刑戮之民也

以德報德則

民有所勸

以怨報怨則

民有所懲四書

子曰

何以報德

子曰以德

報怨

子曰以德

報德

子曰以德

報怨

考異云論語二十篇無及老聃一事惟或人舉此語

以相間而夫子深不謂然卽此可破學于老聃之浮

說矣

子曰莫我知也天子貢曰何爲其莫知子也

子曰不怨

史記孔子

世家西狩見麟世

不尤鄭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注家西狩見麟

孔子

世

云云子曰吾道窮矣喟然歎曰莫我知夫子貢曰何爲莫知

子曰不怨天云云說苑至公篇夫子行說七十諸侯

子

侯

子曰無定處意欲使天下之民各得其所而道不行退

袁反之願

反注同

修春秋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人事浹王道備精

和聖制上通于天而麟至此天之知夫子也於是喟

然而歎曰天以至明爲不可蔽乎曰何爲而食地

以

子曰不怨天云云知我者其天乎論語發微亦云此孔子自言修春秋之志也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子貢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又何能知莫知之歎子與子貢互相發明以探天意也能知天斯不怨天能知人斯不尤人能知天知人乃能明天人之際際者上下之間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人事浹王道備治太平以上應天命斯爲下學人事上知天命也公羊傳曰未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以君子之爲亦有樂乎此堯舜與天合德孔子亦與天合德知我者其天乎卽堯舜之知君子也此春秋之志也

集解○釋文伯寮力形威重公自蒙說文作寮

公作寮說文作寮五
寮从宀寮論語有公

卷之三

公伯寮說文作察。察从宀，竇論語有公

伯寮今从古作寮說文無此字史記弟子傳作僚亦非史記索隱引譙周云疑公伯寮是讒愬之人孔子不責而云其如命何非弟子之流太史公誤維城案弟子籍出自孔氏史公據以爲傳竝非鑿空撰出不得以王肅家語不載而轉疑馬注爲誤也論語後緣曰寮與子禽同類耳惄據說文爲訴之或體說文訴下引論語曰訴子服景伯以告注馬曰魯大夫子服子路於季孫

何忌也告告孔子也解語後錄曰生穆伯敖敖生文伯穀穀
生獻子蔑蔑生孝伯孝伯生魚伯魚伯生昭伯昭
伯生景伯案左傳景伯名何陳鱣曰忌字誤衍
夫子固有惑志集解不此下引孔注蓋以志字經
也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句史記惑志下亦閒注文下作僚
肆諸市朝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注鄭曰
吾勢能辨子路之無罪於季孫使之誅伯寮而肆也

夫子固有惑

能於公伯寮吾力猶能_其諸市朝注
于路之無罪於季孫使之誅伯寮而

莫也

有罪旣刑陳其戶曰肆也集大夫於朝士於市公伯寮是士止應云肆諸市連言朝耳春秋官司市疏○釋文市朝直遙反

拜經曰記曰季孫惑志于寮故景伯欲誅寮必先同向季孫辨子路之無罪使季孫知子路無它又知察之懇然後季孫誅之於市與眾棄之景伯必無不告季孫而竟自誅寮也肆諸市朝若左成十八年傳晉厲公誅三郤皆尸諸朝三郤皆大夫故于朝襄二十八年傳齊人以棺尸崔杼於市崔杼亦大夫不於朝而於市者以其死已久也

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

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

釋文也

與音餘

道之將行也與史記弟子

傳引無也與二字下同

子曰賢者辟世

釋文辟世

音避下同

其次辟地

注馬曰去亂國適

治邦也

集解○釋文

適治直吏反

其次辟色其次辟言

子曰作者七人矣

注包曰作爲也爲之者凡七人謂長

沮桀溺丈人石門荷蕡儀封人鮒狂接輿也

釋文長

沮七餘反荷蕡上胡我反本又作何音同

下其位反蕡草器也下同楚狂接輿音餘

鄭曰伯夷叔齊虞仲辟世者荷蕡長沮桀溺辟地者柳下惠少

連辟色者荷蕡楚狂接輿辟言者七當爲十字之誤

也

皇疏王弼曰七人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

柳下惠少連也與包鄭不同風俗通義十反

篇孔子嘉虞仲夷逸作者七人也疑與弼合小異於鄭而大異於包孟子盡心篇古之賢士注作者七人隱各有方後漢書黃瓊傳瓊上災異疏有云伏兒處士巴郡黃錯漢陽任棠年皆耄耋有作者七人之論

後漢逸民傳亦云絕塵不及同夫作者蓋古與賢者辟世合作一章故解者皆以隱士當七人之數晉記以包注爲允陳鱣主鄭氏說謂包所稱晨門封人雖

隱下位核以四者之辟則非矣王弼云云益不足據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笑

白注鄭曰石門魯城外門也

晨門主晨夜開閉者

後漢

蔡邕傳

注

石門四書釋地曰或

鄭會處卽此非也太平寰宇記古魯地凡七門次南

第二門名石門陳鱣又據水經洙水注洙水北流逕南

孔里又西南枝津出焉又西南逕瑕邱城東而南入

石門

右結石爲水門跨于水上謂孔里在北石門

在南子路自外歸孔里必由石門而入閭徵君曰不

可

孔丘而曰孔氏以孔子爲魯城中人舉其氏輒可不

識不必如答長沮是也晨門羣經義證云門者多舉

昏爲言此作晨記者以子路宿於石門不及入城故

特書晨門對宿字爲文周禮闔人疏晨時啟門則論

謂之晨人也四書考異曰前篇子張問達章皇疏

孔丘

而

孔氏

以

孔氏

爲

魯城

中人

舉其氏

輒可

不

識

不必

如

答

長

沮

是

也

晨

門

羣

經

義

證

云

門

者

多

舉

昏

爲

言

此

作

晨

記

者

以

子

路

宿

於

石

門

晨

門

不

及

入

城

故

論

謂

之

晨

人

也

四

書

考

異

曰

前

篇

子

張

問

達

章

皇

疏

孔

丘

而

孔

氏

以

孔

氏

爲

魯

城

中

人

舉

其

氏

輒

可

不

識

不

必

如

答

長

沮

是

也

晨

門

羣

經

義

證

云

門

者

多

舉

昏

爲

言

此

作

晨

記

者

多

舉

昏

爲

言

此

作

晨

記

者

多

舉

昏

爲

言

此

作

晨

記

者

多

舉

昏

爲

言

此

作

晨

記

者

多

舉

昏

爲

言

此

作

晨

記

者

多

舉

昏

爲

言

此

作

晨

記

者

多

舉

昏

爲

言

此

作

晨

記

者

多

舉

昏

爲

言

此

作

晨

記

者

多

舉

昏

爲

言

此

作

晨

記

者

多

舉

昏

爲

言

此

作

晨

記

者

多

舉

昏

爲

言

此

作

晨

記

者

多

舉

昏

爲

言

此

作

晨

記

者

多

舉

昏

爲

言

此

作

晨

記

者

知許君時古論已然矣說文繫傳通論作擁塚子未知何出四書考異謂擁塚當卽荷費恐不足據維案禮記明堂位費梓注費當爲由聲之誤也說文塚也从土一屈象形塊山或从鬼則費亦可讀爲由荷費者猶云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已知也斯已而負土也亦通自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已知也斯已而

已矣

釋文硜硜苦耕反莫已同

錄並云經古文磬史記

載樂記云石聲硜硜卽磬字今禮記作磬論語埃及石爲磬石聲磬單言之齒哉硜硜乎重言之皆言其聲也文異而字實同也陸惠明以苦耕反硜誤矣史記孔子世家引無既而曰鄙哉五字深則厲淺則揭斯已而已矣世家引作夫而已矣

深則厲淺則揭

王包曰以衣涉水爲厲揭揭衣言隨世以行己若遇水必以濟知其不可則當不爲也

集解○釋文則揭起例反揭揭上起

例反下起列反鄭曰由鄰以上爲厲詩匏有苦矣則又皆起例反厲詩釋文韓詩曰至心曰厲說文作硤云履石渡水也爾雅揭者揭衣也以衣涉水爲厲繇鄰以上爲涉繇帶以上爲厲毛傳同戴震毛鄭詩考厲鄭正曰說文硤履石渡水也引詩作硤又作澗省用詩河上作橋謂之河厲此石證橋有頽名詩之意以淺於水可褰衣而過若水深則必依橋梁乃可過踰禮義之大防不可犯詩淇梁淇厲竝稱厲固梁之屬也以證說文之有師承論語後錄亦以許義爲長爾雅正義云戴伸說文以匡爾雅其說辨矣然古字段氏註名相貫通不得專主一解衛風言淇厲無妨橋有厲雅名至於深則厲之文當從爾雅不可易也何則漢人賦云橫厲短泉以正東劉向九歎云躍舟壑世借借司馬相如劉向竝是小學名家相如上林賦云越人賦云橫厲短泉以下濶是相如劉向皆宗雅訓不可以厲爲履石渡水也列子說符篇縣水三航以橫濶兮又云橫厲短泉以正東劉向九歎云躍舟壑世借借

涉水也。韓詩云：至心曰厲。謂之至心，卽所云由帶以涉水。是不獨毛詩本爾雅。韓詩亦與爾雅同義也。許氏撰五經異義，要皆折衷於爾雅。其解涉字云：徒行厲水，也是許氏未嘗不以厲爲以衣涉水矣。詩之意以涉水，苟當度其淺深，矧居室可踰越於禮義乎？因喻見意不必因履石渡水之義，而傳合橋梁也。經義述同也。宋玉大言賦亦曰：流血冲天，車不可以厲。是且深則厲，淺則揭。非以深則厲絕然二事明矣。厲，猶無待於揭衣者。其與深則厲，絕然二事明矣。厲，二字同音，故詩容有作𦥑者。許傳以明假借。

淺則揭文，不相當矣。說文以𦥑爲履石渡水，仍與取渡涉之義，非以𦥑爲石橋也。水經注：河屬之名出於後代，不足以證經也。段注說文云：履石渡水，乃水出之至淺。尚無待於揭衣者。其與深則厲，絕然二事明矣。厲，二字同音，故詩容有作𦥑者。許傳以明假借。其說可通也。陳鱣謂釋水云：𦥑以下爲揭。𦥑，鄭據散以上爲涉。𦥑，帶以上爲厲。蓋分舉之，則三總言之，則以𦥑爲準而分上下也。詩正義又謂服注左傳同文，其說可通也。爾雅本有兩文，故鄭服據之也。包云：以衣涉水爲厲。則亦以𦥑爲厲。此注當有𦥑，鄭以以下爲揭。𦥑，亦以𦥑爲準而分上下也。詩正義又謂服注左傳同言。其所見小也。檀弓末之卜也曾子曰：微子。孔子曰：微子。微子與孔子之辭意皆相近。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注：鄭曰：諒闇。

謂凶廬也。

後漢張禹傳注。釋文：諒音亮。信。高宗也。陰如字。默也。鄭讀禮爲梁鵠。詩商

頌譜正義史記魯周公世家集解引鄭注云謂武制止作諒闇。鄭康成注作諒闇論語後錄曰喪服四梁鵠讀如鵠鵠之鵠闇謂廬也。廬有梁者所謂柱楣也。古者橫一木長梁於東墉下著地以少被之既葬則翦去少以短柱柱起長梁謂之柱楣柱楣者梁也。廬與闇同意孟子言滕文公五月居廬在未葬前然則未葬謂之廬既葬謂之闇歟。諒本梁字與諒通闇正字通於陰以諒爲信陰爲默孔義也是爲無本之人作其卽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亮古文當作諒作信也。陰默也爲聽於冢宰信默而不言僞孔傳同此是隸古定本左傳隱元年正義引馬融書注曰亮作梁闇云高宗居凶廬此今文書也。禮小戴記亦故亦作梁闇而鄭注喪服四制云諒古作梁者謂古文書也。論語諒陰孔注同亦古文也。伏生書大傳引論語作諒闇當是魯論後漢張禹傳注引鄭年注引論語可假借作梁非謂古文書如此也。又公羊文九年注引論語作諒闇當是魯論後漢張禹傳注引鄭故亦作梁闇而鄭注喪服四制云諒古作梁者謂

注同知鄭同魯論而不從古讀也。陳鱣曰左傳正義及史記集解引鄭注諒闇轉作梁闇謂廬也。小乙崩武丁立憂喪三年之禮居倚廬柱楣不言政事是鄭注尚書論語皆同喪服四制作諒闇陰闇音同故孔注作陰也。維城案僞傳訓亮陰爲信默而左傳隱元年正義引馬注同疑正義誤以僞傳爲馬注否則馬爲鄭之師固深於三禮者何至不知子曰何必高宗古天子諒闇之禮而必待鄭言之邪？

論語補疏云總聚束也已猶身也。以聽於冢宰三年。皇疏云百官各自束己身是也。禮記檀弓注冢宰天官卿貳王事者三年之喪使語述何日以諸侯之踰年卽位卽知天子之踰年卽位也。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不論一年稱子也。緣臣民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終始之義。二君不可曠年無君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

忽當也。又曰：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子，卒不書葬，未踰年之君也。禮記檀弓曰：「胡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謹。」有諸仲尼曰：「踰年為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世子聽於冢宰三年，書大傳曰：書曰高宗梁闇三年不言。」子張曰：「何謂也？」孔子曰：「古者君薨，世子聽於冢宰三年，不敢服先王之服，履先王之位，而聽辭。」稍

異而義同，疑皆本此。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釋文：上好呼報，反易使以政反。

子路問君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其猶病諸？

論衡宣漢篇孔子曰：修己以安百姓，其猶病諸？百姓安者，太平之驗也。

原壤夷俟。注：馬曰：原壤，魯人。孔子故舊也。夷，踞也。俟，待也。踞待孔子也。
集解○釋文：原壤而丈反。夷踞音據。鄭曰：原壤，孔子幼少之故舊。引此注今檀弓無此注。與馬注論語略同。

當是鄭玄原壤左氏傳有原壤，原仲孔子弟子，有原論語注。憲則原其氏壤，其名也。夷俟，蓋經義證云，夷俟之文儀禮士喪禮奉尸，儀于堂注。漢之言尸也。墨子天志中篇紂越厥夷居非命上篇紂夷處即此。大記釋文夷戶也。陳也。本或作夷。記云：夷俟狀其喪大記。如偃屍也。論語釋疏曰：法言五百篇云：或問禮以彊世曰難。故彊世如夷俟。倨肆，羈角之喻。果而蹲蹠肆，與羈躬爲羈躬同。羈音相近。夷俟疊韻也。馬氏訓俟爲待。而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老謂踞待孔子失之。

而不死是爲賊以杖叩其脰

釋文不孫音遜弟大計反長無丁丈反叩其音計

口又音扣又音脰脰說文云脰也又云腳脰也脰脰耑也

脰戶定反段注鄒下踝上曰脰脰之言莖也如莖之載物又日耑猶頭也脰近

膝者曰所言脰則統脰也

闕黨童子將命注馬曰闕黨之童子將命者傳賓主之

語出入也

集解○釋文闕黨曰知錄謂卽闕里傳賓直專反經注孔廟東南五百步有

雙石闕故名闕里史記魯世家煩公築茅闕門蓋闕門之下其里卽名闕里而夫子之宅在焉亦謂之闕里黨魯論有闕黨童子荀子仲尼居於闕黨是也論後錄亦云卽闕里古人表作厥黨謂古者闕與厥語通說文解字足部有蹶或作蹠是惟釋地又續謂闕里里名闕黨黨名五百家爲黨猶達巷黨人之類達巷黨人之類達巷黨在滋陽縣東北一里居

邑亦黨名也今兗州府志闕黨在滋陽縣東北一里有泉焉名闕黨泉水流入泗亦據荀子儒效篇仲尼居

於闕黨爲證以居爲暫居釋地辨證云新序雜事孔子在州里篤行孝道居于闕黨闕黨之子弟政漁分有親者得多孝以化之也此闕黨正孔子所居卽曲阜之闕里甚明寰宇記曲阜縣云孔子家在故魯城中歸德門內闕里之中背洙面泗豐相圃之東北也又云闕里在縣西南三里魯城東北出洙水百餘步禮記檀弓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曾子子夏皆孔子居闕黨時受業弟子洙泗之間正是闕黨矣其又名闕里者蓋里黨對文爲異散文則通也閻氏本兗州府志謂闕黨非闕里不足據

或問之

曰益者與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

釋文者與音餘注鄭曰玉

藻無事則立主人之南北面儀禮既夕記疏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注包曰先生成人也並行不差在後也違禮欲速成者也則非求益者也

司言集解○釋文不差初
佳反一音初賣反
入不爲賓也閼黨之人或使童子將命於孔子蓋其容有如成人焉者故或疑爲益者與夫子謂其居於賓之位以客禮自處遂與先生並行踰節躡等損於童子之德非求益之道也欲速成人而已成人烏可速爲者哉四書紀聞曰此章注疏本不誤韓退之贈張童子序曰愈將進童子以道使人謂童子求益者非欲速成者是亦以速成非美與注疏同

論語古注集箋卷七終

論語古注集箋卷八

吳潘維城學

衛靈公第十五

釋文凡四十九章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

釋文問陣直刃

衛靈公問陳於

孔子史記孔子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

釋文問陳直刃

衛靈公問陳於

孔子史記孔子

世家作問兵陳說文斂列也从文陳聲陳鱣曰今作陳者省也顏氏家訓書證云大公六韜有天陳地陳人陳雲鳥之陳論語曰衛靈公問陳於孔子俗本多作阜旁車蒼雅及近世字書皆無據此則釋文作陣乃六朝時俗本也孔子年譜靈公四十一年孔子在衛問陳當魯哀公二年孔子六十歲孔子對

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

注鄭

曰萬三千五百人爲軍五百人爲旅也軍旅未事本